

苹果

(短篇新作选)

尤凤伟 著

尤凤伟

 青岛出版社
QINGDAO PUBLISHING HOUSE

苹果

(短篇新作选)

尤凤伟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苹果 / 尤凤伟著. — 青岛: 青岛出版社, 2015.7

ISBN 978-7-5552-2439-6

I. ①苹… II. ①尤…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46886 号

书 名 苹 果
著 者 尤凤伟
出版发行 青岛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海尔路 182 号 (266061)
本社网址 <http://www.qdpub.com>
邮购电话 13335059110 0532-68068026
策划编辑 杨成舜
责任编辑 霍芳芳
封面设计 吴传友
照 排 青岛双星华信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青岛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 年 3 月第 1 版 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大 32 开 (890mm × 1240mm)
印 张 11.25
字 数 250 千
书 号 ISBN 978-7-5552-2439-6
定 价 55.00 元

编校印装质量、盗版监督服务电话 4006532017 0532-68068638

印刷厂服务电话: 0532-88194567

本书建议陈列类别: 名家名作

~~外出打工, 省吃~~

作者手稿 1

这文到末文已落黑。树德见对菊说一句是宝总呢？菊听他这么一说，^{（他）}却如常。
树德略感失望，^{（他）}以为文看起。又^{（他）}不^{（他）}将菊拉紧抱住，上下掂几下，^{（他）}然后模模
石以上。不像是装模作样，还是菊恨他不配合。这^{（他）}“宝”不仅没脱卸，^{（他）}还有^{（他）}什么^{（他）}
意。树德却有些诧异。他^{（他）}底^{（他）}身旁^{（他）}菊有^{（他）}苦^{（他）}苦^{（他）}，他^{（他）}自^{（他）}得^{（他）}被^{（他）}情^{（他）}情^{（他）}：黑下
吧。黑下吧。菊^{（他）}明^{（他）}白^{（他）}他^{（他）}的^{（他）}意^{（他）}思^{（他）}，却^{（他）}不^{（他）}着^{（他）}声^{（他）}。

树德和菊一起看菊^{（他）}的^{（他）}，^{（他）}临^{（他）}没^{（他）}接^{（他）}几^{（他）}个^{（他）}马^{（他）}保^{（他）}栓^{（他）}。名字是菊市台起的，树德不
满意。觉得太土，很不上时代，他^{（他）}自^{（他）}查^{（他）}字典^{（他）}取^{（他）}个^{（他）}名^{（他）}叫^{（他）}马^{（他）}保^{（他）}栓^{（他）}，打^{（他）}算^{（他）}有^{（他）}孩^{（他）}子^{（他）}上^{（他）}学^{（他）}时^{（他）}
正名。当^{（他）}他^{（他）}这^{（他）}样^{（他）}还^{（他）}不^{（他）}说^{（他）}，^{（他）}马^{（他）}保^{（他）}栓^{（他）}还^{（他）}是^{（他）}马^{（他）}保^{（他）}栓^{（他）}。连^{（他）}才^{（他）}睡^{（他）}得^{（他）}小^{（他）}保^{（他）}栓^{（他）}睡^{（他）}了。树德
还^{（他）}不^{（他）}和^{（他）}菊^{（他）}说^{（他）}话^{（他）}，便^{（他）}扑^{（他）}到^{（他）}她^{（他）}的^{（他）}床^{（他）}上^{（他）}，^{（他）}头^{（他）}上^{（他）}菊^{（他）}的^{（他）}瓦^{（他）}盆^{（他）}，^{（他）}光^{（他）}线^{（他）}密^{（他）}密^{（他）}。
^{（他）}菊^{（他）}不^{（他）}敢^{（他）}动^{（他）}，看^{（他）}不^{（他）}清^{（他）}。^{（他）}菊^{（他）}市^{（他）}出^{（他）}小^{（他）}便^{（他）}的^{（他）}尿^{（他）}壶^{（他）}，^{（他）}他^{（他）}信^{（他）}菊^{（他）}，^{（他）}也^{（他）}心^{（他）}生
就^{（他）}人^{（他）}从^{（他）}仰^{（他）}常^{（他）}说^{（他）}的^{（他）}“^{（他）}你^{（他）}有^{（他）}电^{（他）}精^{（他）}不^{（他）}慢^{（他）}之^{（他）}说^{（他）}以^{（他）}”。他^{（他）}站^{（他）}以^{（他）}菊^{（他）}，^{（他）}菊^{（他）}一^{（他）}眼^{（他）}，^{（他）}想^{（他）}说^{（他）}与^{（他）}菊^{（他）}
作^{（他）}苦^{（他）}市^{（他）}商^{（他）}可^{（他）}，可^{（他）}当^{（他）}眼^{（他）}光^{（他）}碰^{（他）}到^{（他）}了^{（他）}菊^{（他）}，^{（他）}他^{（他）}又^{（他）}把^{（他）}这^{（他）}话^{（他）}咽^{（他）}了^{（他）}肚^{（他）}里^{（他）}。心^{（他）}想^{（他）}与^{（他）}菊^{（他）}是
无^{（他）}论^{（他）}如^{（他）}何^{（他）}对^{（他）}菊^{（他）}讲^{（他）}的^{（他）}话^{（他）}，^{（他）}菊^{（他）}的^{（他）}本^{（他）}心^{（他）}就^{（他）}讲^{（他）}。就^{（他）}她^{（他）}能^{（他）}说^{（他）}学^{（他）}习^{（他）}的^{（他）}经^{（他）}验^{（他）}，也^{（他）}能^{（他）}
自^{（他）}己^{（他）}对^{（他）}她^{（他）}的^{（他）}情^{（他）}。^{（他）}

晚饭是菊妈来吃的。他^{（他）}侧^{（他）}指^{（他）}着^{（他）}炭^{（他）}子^{（他）}上^{（他）}叫^{（他）}菊^{（他）}，^{（他）}菊^{（他）}硬^{（他）}硬^{（他）}地^{（他）}说^{（他）}：一^{（他）}去^{（他）}二^{（他）}部^{（他）}不^{（他）}回
来^{（他）}，就^{（他）}是^{（他）}掉^{（他）}的^{（他）}海^{（他）}海^{（他）}了^{（他）}吧？^{（他）}他^{（他）}想^{（他）}菊^{（他）}妈^{（他）}已^{（他）}向^{（他）}白^{（他）}工^{（他）}要^{（他）}钱^{（他）}了^{（他）}？他^{（他）}先^{（他）}看^{（他）}了^{（他）}菊^{（他）}一^{（他）}眼^{（他）}，^{（他）}
取^{（他）}下^{（他）}炭^{（他）}子^{（他）}，将^{（他）}手^{（他）}向^{（他）}衣^{（他）}兜^{（他）}伸^{（他）}，^{（他）}“^{（他）}菊^{（他）}妈^{（他）}道^{（他）}：‘工^{（他）}，工^{（他）}钱^{（他）}纸^{（他）}……开^{（他）}销^{（他）}太^{（他）}……真^{（他）}没^{（他）}……’
菊^{（他）}妈^{（他）}一^{（他）}眼^{（他）}，打^{（他）}断^{（他）}道^{（他）}：‘住^{（他）}口^{（他）}吧^{（他）}，能^{（他）}和^{（他）}你^{（他）}妈^{（他）}一^{（他）}分^{（他）}钱^{（他）}也^{（他）}不^{（他）}要^{（他）}。只^{（他）}苦^{（他）}向^{（他）}你^{（他）}，搞^{（他）}不^{（他）}着
钱^{（他）}还^{（他）}搞^{（他）}来^{（他）}样^{（他）}的^{（他）}一^{（他）}个^{（他）}当^{（他）}和^{（他）}尚^{（他）}一^{（他）}个^{（他）}当^{（他）}姑^{（他）}子^{（他）}（^{（他）}及^{（他）}姑^{（他）}）^{（他）}，你^{（他）}当^{（他）}吗^{（他）}？’菊^{（他）}妈^{（他）}说^{（他）}：‘过
日^{（他）}子^{（他）}过^{（他）}的^{（他）}是^{（他）}人^{（他）}，人^{（他）}总^{（他）}过^{（他）}日^{（他）}子^{（他）}呢^{（他）}？’树^{（他）}德^{（他）}恨^{（他）}，把^{（他）}手^{（他）}从^{（他）}衣^{（他）}兜^{（他）}掏^{（他）}出^{（他）}来^{（他）}，^{（他）}手^{（他）}
就^{（他）}摸^{（他）}出^{（他）}炭^{（他）}子^{（他）}，^{（他）}“菊^{（他）}妈^{（他）}是^{（他）}”的^{（他）}应^{（他）}着^{（他）}。其^{（他）}是^{（他）}菊^{（他）}妈^{（他）}说^{（他）}的^{（他）}这^{（他）}话^{（他）}一^{（他）}直^{（他）}想^{（他）}，这^{（他）}中^{（他）}自^{（他）}
己^{（他）}的^{（他）}苦^{（他）}自^{（他）}己^{（他）}的^{（他）}。菊^{（他）}妈^{（他）}也^{（他）}包^{（他）}括^{（他）}菊^{（他）}，^{（他）}以^{（他）}后^{（他）}还^{（他）}及^{（他）}加^{（他）}上^{（他）}个^{（他）}马^{（他）}保^{（他）}栓^{（他）}，一^{（他）}家^{（他）}三^{（他）}口^{（他）}谁
总^{（他）}能^{（他）}过^{（他）}日^{（他）}子^{（他）}他^{（他）}不^{（他）}会^{（他）}想^{（他）}，^{（他）}问^{（他）}这^{（他）}工^{（他）}不^{（他）}是^{（他）}想^{（他）}（^{（他）}就^{（他）}解^{（他）}决^{（他）}）的^{（他）}。这^{（他）}方^{（他）}，最^{（他）}难^{（他）}想^{（他）}的^{（他）}

是把南和弓弦带到戏院。在那儿与朱、陆马陵在戏院受教育。^(注)再^也不过，不仅是他，
也有别的戏院是打工^(注)的。最高戏院。但在这时又谈何容易？排那13英二边又到底
什么？连甲乙丙丁都不行。这是他的明知目标是不可^(注)回的？那例中史更项上
^{当时用别的不是一半的学路那路直时才才补填。}
板吹火，可他不甘心，也^(注)包括着。他把眼望向了南。她想她叫出声来^(注)而面^(注)
已说不出话。品可南似乎并不想说这个话。她只吃饭不发声。他叹了口气说：“你干
也不是一时半时的事，再说吧。”

[illegible]

这得之不来的宝贝呀！
一夜心多得意，
~~是下苦睡~~^{明时}。天中~~倒时~~^{暗处}。
党领导^病。南不改。儿已章
我吃饭，
他见我^{也对我一喜}不~~好~~地笑着他。说及他终于有儿子的摸样。
~~拍来过~~
孩子^手，那吹糖又开板儿他不融化。化开的是一股浓浓的受享。他与老
因说下^口吃，从兜里掏出一块儿甜光足半军糖。
说定要吃吧。定要吃吧。可好吃)。保林^{伸舌头}搅来半军糖。同时开小嘴。

[illegible]

高玉奎心想：这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同时想着他脑海中的种种往事。心却不
由得忐忑不安。他想起的自是那一夜又大又圆的月亮，^{（他）}他^{（他）}打了个盹，
刚一下去，酒再次涌上心头，涌上了脸庞。啊，高玉奎！高玉奎
像全场所有人一样，^{（他）}他^{（他）}微笑着——那是高玉奎命令喊出“茄子”^{（他）}他^{（他）}
一刻送出的特殊表情。而与其他人不同的是，高玉奎的两颗门牙就不住
一刻从牙缝中从他的双唇间突出出来。

高玉奎：“狗娃，你养！树娃已经生得……”
树娃是高玉奎的弟弟，^{（他）}他^{（他）}害怕恨恨……^{（他）}他^{（他）}（高玉奎）
得再等下去，^{（他）}他^{（他）}（高玉奎）
了树娃的家，他往高玉奎家奔去。此时此刻，他已胸有成竹地
将高玉奎与他弟弟高玉奎（当时还那个高玉奎）一咬牙齿的像甲壳
壳子一起，这种联系让他悲愤欲死。

进了家门，高玉奎只觉见搅拌大红花的猪食，^{（他）}他^{（他）}（高玉奎）
树娃大声喝问：“你，你，你，知不知道有个高玉奎？”
高玉奎停下手，^{（他）}他^{（他）}（高玉奎）
树娃^{（他）}他^{（他）}又问：“高玉奎，你姓高姓高玉奎？”

“……”
“在两颗门牙……”

“……”
“和门牙一样……”

“……”
“……”
高玉奎家。

前言

这套七卷本的小说系列是我创作三十年的主要成果,换句话说也是自己满意兴许也会让读者满意的一套选本。承青岛出版社的美意,能将这部分“代表作”呈现于读者面前,实在是一件高兴的事。应该说,这种规模的选本对于体现作家的创作面貌是有益的,是从实际出发的。任何作家包括优秀作家,于漫长时光创作出来的作品是良莠不齐的,如不加以选择,一股脑儿堆在读者面前,也是对读者的难为与不尊重,令其望而却步,实不足取。而反观数十年写作生涯,深知自己不属于那种天才型作家,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蒙昧浅薄到渐渐成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又明确无疑地体现在作品上。正是基于这种认知,对于这次结集出版在作品的选择上是严格的,比如两卷中短篇精选集是从开始写作到上世纪末近三十年间发表的百余篇作品中选出,严格辨识以及不含糊地淘汰,使留存下来的作品更具思想艺术性与可读性。

人们普遍认为我的作品好读,而好读是因为会讲故事。事实上故事与故事是大不同的。故事有优劣之分,构思一个好故事永远是第一位的,尔后才是怎样讲。好故事又讲得好,才会成为一篇

佳作,就是说作品的内容与形式,永远是一种主从关系,不可颠倒。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上的写作,精品集中所收的作品,当是与“精”字沾边的,在今天读来仍具现实性,仍趣味盎然,“老故事”依然鲜活生动。对于两部中短篇新作集,顾名思义属于近些年的新成果,我几近是照章全收,这也体现出我对这部分作品的充分自信。毕竟已过了急功近利的写作阶段,一切从“好作品主义”出发。相信读者会一路读下去不会厌倦。就题材而言,除个别篇目,皆为书写当下现实生活的,笔触深入到社会人生的方方面面,读者读了这部分作品会对新世纪以来的社会形态及国人的生存境况有一个较为真切的认知。会点头颌首:是的,这就是我们存身的让人亦喜亦忧的现实,会思考拥有几千年文明却伴以几千年苦难的中华民族该何去何从。昆德拉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那么,一旦人类不思考又当如何?看来只能“返古”成弱肉强食的森林生物,这正是历代推行愚民政策者所期盼的。还有,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网络、视频、电邮等好玩的东西花样翻新层出不穷,成为人们趋之若鹜的精神消费。相比之下,老套的小说委实不好玩,娱乐功效是小说的短板。从本质上说,小说的面孔是严肃的,即使偶尔“娱乐”了一下,也会让人在笑过之后陷于思索。小说应是所有文艺形式中最具精神质量的。以深厚抗衡浅薄以清醒抵御蒙昧致使艺术的生命之树常青,这是我所理解崇尚的文学的功能。我深知,自己的文学观与写作和当下的文学大潮流格格不入,却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是个认死理的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为《青岛短篇小说选》写的序言里如此表述:“我认为任何一部堪称优秀的文学作

品在思想上都应博大的，都应闪耀着真理与正义的光芒，都应对历史与现实承担着责任，同时在艺术上又是精心充满魅力的……”从那时到现在快三十年过去了，我对上述仍坚信不疑，并身体力行。我认为文学作品应具备钻石的品格：坚硬而有光泽。而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有责任、义务将中国的历史与现实真实地呈现出来，给社会进步以推力，非此便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充其量只是一个文字匠人。

在此需说明的一点是，本系列收入我的三部长篇小说《泥鳅》《樱桃》《衣钵》，《中国一九五七》与《百合的江湖》未能收入，前者是因为不便言说的“不可抗力”所阻（当是太不好玩），后者是版权所限，实为遗憾。然而想想也能释然，人间事难有圆满。正如古人苏轼所言：此事古难全。

诚挚感谢青岛出版社与本系列责编杨成舜先生，是他们的努力推动才使这一系列得以与读者见面。

尤凤伟

2015.5 于青岛

目 录

前 言 / 001

门 牙 / 001

风雪迷蒙 / 020

隆 冬 / 037

空 白 / 058

残余时间 / 079

替妹妹柳枝报仇 / 096

彼 岸 / 111

杀死沙包 / 126

雪 / 135

晒 画 / 146

赶牲灵 / 165

现 场 / 177

幸福的味道 / 196

一九五一年的号声 / 211

汉河上的桥 / 221

苹 果 / 234

婆 婆 / 247

萤 / 259

旅 游 / 275

木兰从军 / 288

那年冬天在北方 / 300

对口词 / 314

门牙

三年前马树德外出打工,临走对新婚妻子说了句温情脉脉且富于诗意的话:亲爱的菊,我会在麦花飘香时节回来投入你的怀抱。如果将这话的“水分”晒干,那就是说他会麦收时回来和老婆一起割麦子。不知错了哪根经,念书只念到初中的马树德说话总是文绉绉酸溜溜,像个有大学问的人。可从另一方面说他大概算不上个大丈夫,有言“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他对菊许下的美丽诺言并没有兑现,麦熟时他没有回乡,在电话里对菊说工程正紧,老板不准假。还有一个原因他没讲出口,就是一直没开到工钱,老板放言必须干到年底才能开。菊倒没抓住他的承诺不放,只简单说句你看着办吧。到了年根儿,老板仍旧不给大伙开工钱,理由是所承包的工程是垫资施工,甲方市质监局不付工程款,他没咒念。他没咒念树德也没咒念,只好给菊打电话,告知实情,说大伙谁都不敢走,怕老板跑了找不着人要钱。菊仍淡淡说句你看着办吧。过了年,又过了五一劳动节,工资的问题仍没得到解决,树德不知该怎么向菊交代,迟迟没打电话,不料菊倒给他个惊喜,自己跑来找他了,也没多住,三个白天连着三个夜晚。回去过了两个月,菊在电话里报来喜讯,说她怀孕了,树德听了惊喜不已,

新婚时两人天天黏在一块没能怀孕，这遭短短几天便大功告成。树德于欣悦中苦于不能在这人生最重要时刻陪在菊身边。尔后时光荏苒，就不断从菊那里得到相关信息：儿子出生了，儿子会爬了，儿子会走了，儿子会说话了，儿子能在地里撵蛤蟆了……也就在儿子能与动物交手时树德如释重负，欠薪问题得以解决，他拿到了拖了三年之久的工钱，他迫不及待地告知菊他要立刻回家，马不停蹄。让他多少有些费解的是菊并未表现出应有的兴奋，还是那句不变的“你看着办”的话。

不管怎么说，马树德终是如愿以偿，兴冲冲回家看老婆孩子了。

这日到家天已落黑，树德见到菊头一句话是：“宝宝呢？”菊告诉他孩子在他奶奶家。树德略感失望，轻轻“嗯”了声，之后亢奋顿起，上前一步将菊拦腰抱住，上下掂了几掂，一摆腰掬在炕上。事情就开始做起。不晓是功课荒废，还是菊忸怩不予配合，小夫妻“久别”不仅没有“胜新婚”，反倒是兵溃城门，十分不近人意。树德就有些尴尬，自语般念咕着：黑下吧，黑下吧。菊明白他的意思，不吱声。

树德和菊一起去爹妈家，顺便接儿子马保栓。名字是爷爷给起的，树德并不满意，觉得有些庄户，跟不上时代，他自己查字典取了个名叫马骏，打算等孩子上学时改过来。当然这事现在还不能说，马保栓还是马保栓。进门才晓得小保栓睡了。树德顾不上和爹妈说话，几步蹿到炕边，观赏自己和菊的爱情结晶。顶棚上吊着个五瓦灯泡，光线昏暗，看不清细部，只能看出儿子小脸的轮廓，很俊秀的，像菊，这时他心里就像人们常说“像有块糖在慢慢融化”，他转头看了菊一眼，想说句菊你劳苦功高呵，可眼光碰到爹妈，就将话咽进肚里。心想这句话是无论如何要对菊讲的，等出了爹妈家就讲，这是她应得的待遇，也是自